



文明風和



丙安吊腳樓，懸在峭壁上的巢

劉美



丙安古鎮是掛在赤水河峭壁上的一幅畫，而那千百根黝黑的圓木，便是這幅畫的筋骨。

我踏上丙安紅軍鐵索橋時，橋身晃蕩，河風從十幾米深的河谷往上攀爬，帶着水腥氣和涼意。抬眼望去，對岸那片建築不像是在地上生長，倒像是被人用力釘進了赭紅色的丹霞岩壁裏。

走近了看，才覺出這「懸」字的驚心動魄。古鎮的地基，是一面傾角近60度的陡坡，幾乎沒有一寸平地。於是，先民們便順着山勢，在岩石上鑿孔，將巨大的圓木斜插進去，作為支柱。這些柱子，有的粗壯筆直，有的糾結扭曲，像是從岩石裏長出的黑色巨筍，毫無規律地撐起了一片天地。數百根木柱凌空拔起，高的達20餘米，托舉起上萬公斤的重量。它們並不羞於示人，大大咧咧地裸露着，以一種近乎蠻橫的姿態，宣告着人類對抗地心引力的勇氣。

這不僅僅是力學，更是美學。丙安的吊腳樓並非千篇一律，而是隨形就勢，變幻莫測。走在那條被稱為「葫蘆街」的石板路上，抬頭仰望，會發現這些樓閣像積木一樣錯落疊加。有的叫「懸空樓」，二樓完全伸出崖壁，底下空無一物，僅靠幾根木柱牽引；有的叫「虛腳

樓」，有柱無牆，像個敞開的涼亭，堆放着雜物；最奇的是「無底樓」，看似二層小樓，實則底層懸空，只有上層住人；還有一種「獨腳樓」，僅靠一根巨柱頂起整座房屋，彷彿金雞獨立，看得人心驚膽戰，卻又不得不佩服其精妙。

這些木樓，外牆多是斑駁的木板，呈深褐色，與背後的丹霞紅岩互為補色，又在歲月的煙熏火燎下，融為一種沉穩的舊色調。屋簷低矮，幾乎要碰到行人的額頭。那層層疊疊的青瓦，像魚的鱗片，在陽光下泛着幽光。偶爾有一線陽光擠進狹窄的街巷，打在木柱上，你能清晰地看到木紋的走向，看到蟲蛀的痕跡，看到風雨侵蝕留下的溝壑——那，是時間的皺紋。

我撫摸着一根支撐着一家客棧的木柱。指尖傳來粗糙、堅硬且微涼的觸感。這木頭，不知吸飽了多少赤水河的潮氣，也不知聽慣了多少艍公的號子。樓上的阿婆正倚在欄杆邊剝蒜，見我看得出神，便笑着說：「這樓啊，比我爺爺的爺爺年紀還大哩。別看它歪歪扭扭，可結實了，地震都晃不垮。」

在丙安，吊腳樓不只是居住容器，更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載體。它們一半着陸，一半在

水。樓上是起居室，臨河的一面往往伸出一圈迴廊，擺着竹椅，那是喝茶看雲的好地方。樓下，則往往臨着那條古鐵道，過去是停船卸貨的碼頭，如今成了遊客休憩的廊簷。樓與樓之間，常常只用幾塊活動的木板相連，拆掉木板，兩家便隔空喊話；架上木板，便是一條通途。這種通透與開放，消解了崖壁的封閉，也讓鄰里關係變得像這吊腳樓一樣，緊緊相依。

黃昏時分，炊煙從各家樓板的縫隙裏鑽出來。這煙霧不似平原那般裊裊上升，而是被河谷的風揉碎，纏繞在木柱之間，給整座古鎮蒙上了一層薄紗。燈光一盞盞亮起，從木樓的窗格裏透出來，暖黃的光暈打在黑色的圓木上，讓那些原本冷硬的線條變得柔和起來。此時的吊腳樓，不再是白天那個堅韌的漢子，而成了一位溫婉的婦人，靜靜地守着這一河燈火。

夜宿吊腳樓。躺在床上，能聽見赤水河的濤聲在枕下流淌，能感覺到木樓在風中極其細微的顫動。這是一種有生命感的居住，彷彿自己變成了一隻棲居於危崖的鳥，隨着巢穴一同呼吸。窗外，月光灑在河面上，反射的光影在天花板上晃動，像一場無聲的水影戲。



● 遊客在貴州省赤水市丙安古鎮旅遊觀光。

資料圖片

月影

刁李嫻

古人寫，雲破月來花弄影
今四下無花
月仍予我一身清影

我走，影也走
我停，影亦停

月懸身後高處
下石階，影兒先覆下層石

待皓月當空，影兒斂於腳邊
月漸西斜
影兒悠悠拉長
漫過石階，漫過野草

漫向幽幽小徑
月影柔和，全無棱角
仿若未乾的墨，輕貼大地

流雲遮月
影兒緩緩收窄、變淡、變朦朧
天地唯剩淡淡微光

待雲輕散，清光重新灑落
影兒款款歸來

縱有影相伴
自立清光裏

時代詩行

各有活法

江河



提前退休之後，常有熟人問我：一個人在家待着，不覺得悶嗎？問話的語氣裏，裹着幾分好奇，還摻着一點說不清的同情。

其實並不悶。清晨燒一壺開水，泡上一杯茶，坐在窗邊翻會兒書；懶得讀的時候，就靜靜望着窗外老榆樹，樹葉被風掀起來，又緩緩落回去。從前上班，總認定發呆是白白浪費光陰，如今慢慢發覺，放空的時候內心是充盈的，整日奔波忙碌，反倒時常覺得空空落落。

牆角擺着一盆水培銅錢草，圓圓的葉片浮在水面。換水時手探進陶罐，一股涼意順着指尖漫上來。桌上那本《詩經》，長久停留在《七月》，反覆讀過多遍，始終沒有向後翻，好像這一篇的況味，足夠消磨許多閒暇時光。書頁邊角微微捲曲，書脊疊着幾道摺痕，不知道是多少次停在此處留下的印記。

有一回逛菜市場，看見一位路人蹲在地上挑選豆角，動作極慢，一根一根翻看掂量，像是在挑選至關緊要的物件。身旁有人催促，他也不慌，說豆角要輕輕掐一下，才分得清老嫩。後來我把這件小事記進日記，時至今日，依舊想不通這件究竟暗含什麼道理。

我不打牌，不愛逛商場，也極少赴眾人相聚說笑的飯局。並非刻意迴避，只是身處熱鬧之中，總覺得自己像一件放錯位置的舊器物。旁人問談，我靜靜聆聽；眾人開懷，我跟着揚起嘴角，笑意浮在表層，底下空蕩蕩的。一次聚會，周遭話語喧囂，我低頭望着自己的手指，指腹沾了一層書頁上的細灰，拿衣角反覆擦拭，總也擦不乾淨。那點灰塵輕得沒有分量，卻比滿桌的閒談，更沉一些。

鄰居時常邀約我過去打牌，說麻將桌永遠為我留着位置。我一一道謝，始終沒有赴約。某天午後經過他家門口，嘩啦的牌聲與人的笑聲撲面而來，一派熱鬧。我駐足片刻，終究沒有推門，轉身往家走。途經老榆樹，影子落在路面輕輕晃動，像有什麼話想說，終究沒有聲響。



● 牆角擺着一盆水培銅錢草。

AI繪圖

曾經在舊貨市場相中一隻灰褐色陶罐，罐口磕出一塊缺口，攤主說器物歷經百年。我買回安置在廚房窗台，不曾盛放物件，就那樣靜靜擱着。後來搬家倉促，忘了一併帶走，不知如今還擺在舊貨攤上，或是早已被人買走。

偶爾下樓，看見幾位老人圍坐在花壇邊閒談。有人念叨老伴血壓不穩，有人說起子女月未歸家，還有人分享今早菜場買到的嫩絲瓜。他們語速舒緩，不慌不忙，彷彿把各自的日子，一句句攤開晾晒。我不上前插話，也不急着離開，站在幾步之外靜靜聽着。他們瞥見我，不曾招呼落座，我也不覺得局促。知曉他們在那裏，知曉閒談還在繼續，就足夠了。

人各有活法。有人貪戀煙火喧囂，有人偏愛獨處安寧；有人把日子經營成一場不散的宴席，有人把歲月當成一本慢慢品讀的書。談不上孰優孰劣，只是每個人安放自我的方式不同。如同溪流與老樹，河水從樹旁緩緩淌過，樹木靜立岸邊，彼此相隔不遠，卻不會追問對方為何原地不動。

黃昏又坐在窗邊，老榆樹的葉子在風裏來回翻動，好似要翻開新的一頁。銅錢草浮在水面，不急著抽芽生長。書本依舊攤在原處，天邊一朵雲懸在榆樹頂端，不急於奔赴何處，久久不曾挪動。

窗台上一片乾透的榆樹葉捲成筒狀，一陣風吹過，骨碌碌滾向牆角。



文學花園

林海平



● 我送女兒上學的路，她也看到了屬於自己的光。AI繪圖

那條路，其實很短。從家到鎮上的小學，不過七八百步。可在我童年的刻度尺上，它被清晨的微光拉得很長，長得足夠裝下一整個懵懂世界的甦醒。

冬天上學，天總是黑透的。母親擰亮手電，光圈在坑窪的土路上跳動，像一隻怯生生的、透明的繭，把我裹在中央。四周是濃得化不開的墨色，遠遠偶爾傳來幾聲犬吠，更襯出這行走的孤寂。我緊緊攥着書包帶，盯着腳下那一小圈晃動的光斑，心裏盼着天亮。轉折總在走過村口那棵老槐樹之後發生。東邊的天際，會先滲出一抹極淡的、鴨蛋青似的顏色，接着，那顏色慢慢洶開，變暖，成為魚肚白，再染上些微的橘紅。這時，手電的光便顯得多餘而黯淡了。我關掉它，世界彷彿「嘩」地一聲，被另一種更宏大、更溫柔的光充滿了。

這光，不是一下子潑下來的。它先是從雲層的縫隙裏，漏下幾縷極細的金線，斜斜地，搭在遠處人家的屋瓦上，給黑黢黢的瓦片鑲上一道流動的金邊。接着，光漫過田野，將夜裏凝在枯草尖上的白霜，照得晶瑩閃爍，像撒了一地的碎鑽。最後，它才落到我走的這條土路上，將路面照得一片暖融融的淡金色，我呼出的白氣，在這光裏也成了裊裊的、發亮的霧。

路上的光，不止來自天空。村東頭李爺爺的豆腐坊，總是亮着最早的那盞燈。昏黃的燈光從木格窗裏溢出來，混着蒸騰的熱氣，在清冷的空氣裏氤氳開一大團暖暈。我經過時，總能聽見石磨「咕嚕咕嚕」緩慢而沉重的轉動聲，像大地沉睡的鼾聲。有時門「吱呀」一聲開了，李爺爺端着一瓢剛濾出的、熱氣騰騰的豆漿走出來，看見我，便用那被熱氣熏得紅潤的臉龐笑笑：「娃，上學去啊？」那笑容和燈光一樣，暖乎乎的。

上學路上的暖光

再往前走，是孫婆婆的早餐攤。一口大鐵鍋架在泥爐上，鍋裏煮着茶葉蛋，醬色的湯汁「咕嘟咕嘟」冒着泡，香氣霸道地鑽進鼻子。爐火的光是橘紅色的，一跳一跳，映着孫婆婆慈和的臉。她從不吆喝，只是用那雙枯瘦卻靈巧的手，不停地翻動着鍋裏的蛋。那團爐火的光，是路上最扎實、最誘人的暖色，它告訴我，人間煙火，便是這般具體而微的溫度。

走到鎮子邊緣，天已大亮。陽光毫無保留地鋪灑下來，路邊的水塘泛着粼粼的金光，早起洗衣婦人的棒槌聲，清脆而有節奏。同學們三三兩兩地出現在路上，紅領巾在晨風裏一跳一跳，像小小的火苗。我們匯入這人流與光流，走向那座傳來朗朗書聲的校園。

很多年後，我走過無數條路。有的路寬闊平坦，華燈璀璨；有的路幽深寂靜，霓虹迷離。可我總覺得，那些路上的光，是冷的，是隔着玻璃的，是照不到心裏去的。它們太亮，太整齊，太急於證明自己的存在。

直到一個同樣寒冷的清晨，我送女兒去上學。她的小手緊緊牽着我的，走在城市嶄新的人行道上。路燈還未熄滅，發出青白的光。女兒忽然仰起臉，指着遠遠天際那一線剛剛萌動的、極其微弱的暖金色，興奮地說：「爸爸，你看，天要煮雞蛋了！」

我渾身一震，停下腳步。就在那一瞬間，我彷彿又回到了那條坑窪的土路上，看見了老槐樹，聞到了豆漿香，感受到了那最初、最樸素的暖光，如何一寸寸，熨亮了一個孩子通往世界的全部路途。原來，那路上的光，從未熄滅。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，藏在了另一個孩子清澈的瞳仁裏，等着被一句稚嫩的話語，重新點燃。

晚荷立清秋

高旻



筆尖故事

傍晚散步，不知不覺走到城南那方小池塘邊。秋意已經深了，路旁的梧桐葉落了大半，風吹過來，帶着一股乾爽的清涼。池塘的水面泛着些微的漣漪，倒映着灰藍色的天。遠遠看去，景象有些蕭條。可就在池中央，竟立着一枝荷花。

那是一枝晚荷，顏色是淡淡的藕粉，像是被秋水洗過許多遍，褪去了盛夏的濃艷，只剩下一種極靜的素。花瓣有些捲邊，卻依然完整，最外一層微微垂下，露出金黃的蓮蓬。它就那樣孤零零地立在一池枯褐色的荷葉之間，像一位遲來的行者，在空無一人的驛站裏，仍從容地整冠拂衣。

我停住了腳步，隔着一岸的蕭瑟靜靜地看它。這時的荷塘早已不是夏天的模樣了。田田的葉子有的枯黃，有的捲曲，半張臉貼在水面上，露出憔悴的脈絡。偶有幾隻野鴨掠過，又匆匆飛走。相比之下，這枝晚荷的挺拔顯得格外醒目，甚至有些倔強。

記得小時候，家裏的水缸裏也養過一缸荷。夏日開花時，祖母總摘一朵放在窗台上，滿屋子都是清芬。有一次我趁着黃昏去看，見一朵花苞在暮色裏微微顫動，彷彿隨時要綻放。祖母說，荷花是夜裏開的，白天只是等。後來那缸荷在深秋枯萎，我為此悶悶不樂了好幾天。祖母卻指着殘枝說：「你看，莖還是直的，根在泥裏，明年還會來。」那時我不懂，只覺得枯枝沒什麼好看。

現在站在池邊，我忽然明白了祖母的意思。荷

花的美，不只在於盛夏的熱烈，更在於它面對衰敗時的那份清正。這一枝晚荷，開在百花已盡之時，周圍的荷葉都倒了，它卻依然立着，不爭不搶，也不自憐。秋風吹過來，它微微地晃了晃，又穩住。彷彿在說：我知道時節將近，但這一天還在，我就要好好開。

天色一點點暗下去，雲層從青藍變成灰紫，最後沉入暮色。那枝晚荷在低垂的光線裏，輪廓變得模糊起來，倒影映在水面上，像一幅淡墨的畫。水面偶爾有魚兒游過，撞碎了影子，旋即又恢復平靜。我忽然想到，古人總喜歡以菊詠秋，以蓮喻人，或許正是因為在萬物凋零的時候，這種清瘦而倔強的美，比春天更讓人動容吧。

清秋這個詞，本來是有些寂寥的。可因為有了這枝晚荷，寂寥裏便添了一份風骨。它不是春日的繁華，也不是夏日的高昂，而是一種歷經了炎熱和風雨之後的安然。它立在清冷的水中，不為什麼人綻放，也不為什麼人凋零。它就是自己，在秋天最安靜的角落裏，獨自完成一場名為從容的告別。

天色完全黑了。我轉身離開，走出幾步又回頭看了一眼。那枝晚荷已經融進了夜色，只留下一個模糊而挺直的影子，立在水中央。我忽然想，也許在漫長的人生裏，最難得的，就是在清秋一般的寂涼時刻，還能保持那份獨自站立的氣度。晚荷如此，人也該如此吧。